

# 知否知否

应是绿肥红瘦<sup>2</sup>

十年  
闺阁

关心则乱  
著

一幅全面展现古代生活的生动画卷

口碑古代女性励志作品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系列第二部！



十年古代闺阁，半生梦里前世。  
平淡家宅生活，暗藏步步惊心！



随书附赠关心则乱倾情注解《知否设定杂谈》

《琅琊榜》后，金牌制作团队**正午阳光**再度打造年度口碑巨制！

**赵丽颖、冯绍峰、朱一龙**主演！

中国  
华侨  
出版社



天  
山  
山  
水  
畫  
卷

天  
山  
山  
水  
畫  
卷

天  
山  
山  
水  
畫  
卷

十年闺阁

关心则乱  
著

# 知否知否

应是绿肥红瘦

## 2

中国华侨出版社  
北京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. 2 / 关心则乱著. — 北京:  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113-7334-2

I. ①知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24947号

---

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. 2

---

作 者: 关心则乱

出 版 人: 刘凤珍

责任编辑: 紫 夜

封面设计:  VIOLET  
Q1152979738

版式设计: 苏 艾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 × 980mm 1/16 印张: 21.5 字数: 349千字

印 刷: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7334-2

定 价: 42.00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-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---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顾廷烨看明兰满脸泪痕，  
心中也莫名酸涩。

他再上前一步，长身而鞠，深深抱拳拱手，  
抬起头来，清朗的声音中带着些沙哑，

却字字清楚：

『吾倾慕汝已久，愿聘汝为妇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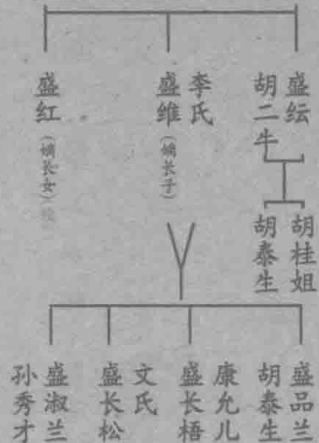
托付中馈，衍嗣绵延，终老一生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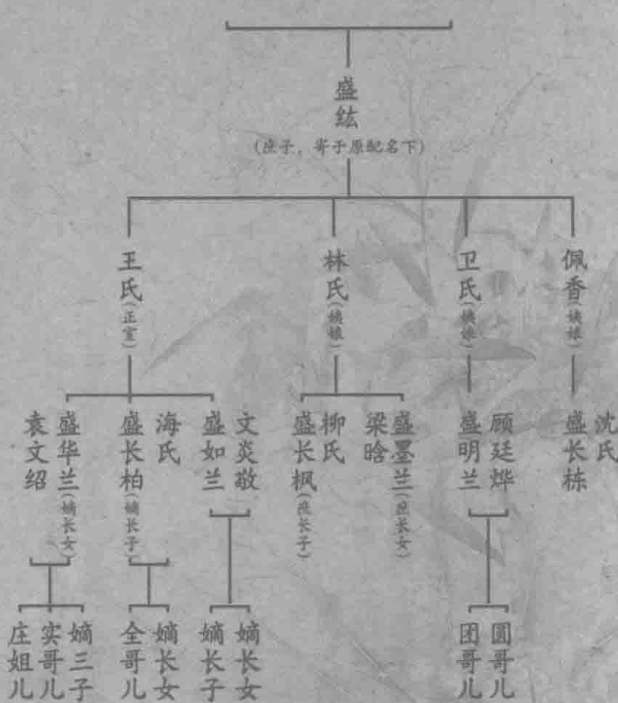
# 人物关系谱

## 盛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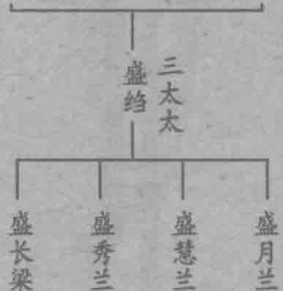
大老太爷 (歿) 大老太太 (歿)



二老太爷 (歿) 二老太太



三老太爷 (歿) 三老太太 (歿)



大小姐：盛华兰  
 四小姐：盛墨兰  
 五小姐：盛如兰  
 六小姐：盛明兰  
 大少爷：盛长柏  
 三少爷：盛长枫  
 四少爷：盛长栋

大女婿：袁文绍，忠勤伯府嫡次子，五城兵马司分指挥使  
 四女婿：梁吟，永昌侯府嫡么子，五城兵马司副指挥使  
 五女婿：文炎敬，寒门举子，翰林院馆授  
 六女婿：顾廷焯，守运侯嫡次子，后袭爵位，大将军

## 第十七回 庚申之乱

当天晚上，不知哪路军队趁夜摸进京城，与城内守军发生激烈巷战，还好盛府不在黄金地段，只知道皇宫王府那一带，杀声震天，火光弥眼，血水盈道，许多平民百姓死于乱刀之下。

## 第十八回 两桩婚事

王氏斜看着盛纮的侧脸，心里冷笑，再宠爱的妾室，天长日久，也会爱淡情弛，只有名分和子嗣才是牢靠的，时至今日，这道理她才悟过来。可不知为何，痛快过后，心里却一片寂寞。

## 第十九回 海氏手段

海氏心里冷笑，心想着，你想这般过去算了？于是便肃了容，恭敬地朝盛纮福了福，正色道：『爹爹，有句话本不当儿媳说的，可今日之事，事虽小，却是祸延家族之势，情虽轻，却会遗祸后世子孙。』

# 目录

001

## 第十四回 乔迁之喜

离家近两个月，明兰忽觉有些眼眶发热，这才发觉不知何时起，自己竟将这户人家当自己家人了。

015

## 第十五回 襄阳侯府

明兰低头而坐，手心一片冰凉——他在人群中央，众星拱月；而她在冷僻角落，独自芬芳。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吧。

045

## 第十六回 女子不易

弘文看着对面的明兰，弯着嘴角，露出两颗可爱的小白牙齿，又不好意思又恼羞的模样，翠眉映在白皙得几乎透明的皮肤上，便如孔雀锦屏般的好颜色。他心头一热，便低下头去，不敢再看了。



## 第二十三回 顾二求亲

顾廷烨看明兰满脸泪痕，心中也莫名酸涩。他再上前一步，长身而鞠，深深抱拳拱手，抬起头来，清朗的声音中带着些沙哑，却字字清楚：

『吾倾慕汝已久，愿聘汝为妇，托付中馈，衍嗣绵延，终老一生！』

## 番外 顾二自白：关于想娶一个骗子的心路历程报告



# ： 目录

163

## 第二十回 再回祖宅

明兰低头伏在盛老太太膝盖上，低低地哭泣着，她并未受过那种苦难，却觉得心头有种难以言喻的酸楚，一个女人的一生，就这样过去了。

203

## 第二十一回 墨兰婚事

明兰抬头，微笑着看向犹自喋喋『远大抱负』的墨兰。殊不知，这是明兰最后一次看见墨兰这样率性说话。

2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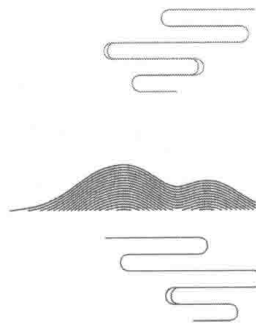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二十二回 争与不争


可世事如刀，一刀一刀摧折女孩的无邪天真，磨圆了棱角，销毁了志气，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妇人，珠翠环绕，穿锦着缎，安排妾室的生活起居，照管庶子庶女的婚姻嫁娶，里里外外一大家子地忙乎，最后被高高供奉在家族的体面上，成为千篇一律的符号。



第十四回  
乔迁之喜

离家近两个月，明兰忽觉有些眼眶发热，这才发觉不知何时起，自己竟将这户人家当自己家人了。





来的时候两艘船，回的时候六艘船，如果是当官的这把架势，那御史立刻可以挽袖子磨墨写参本了，幸好明兰和祖母只是走亲戚。京城来信，说盛纮这回考绩依然是个优，已补了工部郎中，主经营缮清吏司，品级未变，不过好歹算京官了。

既然要在京城安家，索性把老宅的东西搬过去装点，再加上盛维和二牛姑父送的吃穿用物，光是各色绸缎皮绒就好几十箱子，辐重甚浩，祖孙俩挥别亲族，登舟而去。

其实明兰蛮奇怪的，自家老爹从年前就开始托关系走门路，加上他政绩也不错，还以为他能混进六部之首的吏部，最少也是户部、刑部这样的热门单位。当今皇帝在位二十余年，宫殿、太庙什么的该建设的早建设完了，这会儿的工部，太平空闲得好像养老院，盛纮怎么会去那里？明兰这样问盛老太太，老太太回问一句：“明丫头自己觉着呢？”

明兰翻着白眼。盛老太太是互动启发教学的提倡者，她很少告诉明兰为什么或该怎么做，凡事总要明兰自个儿琢磨。明兰想了想，道：“圣上渐渐年老，储位不明，如今京城正是风起云涌，若真去了那些抢破头的地儿，没准会惹上是非，爹爹真聪明。”

盛老太太微笑着抚摩孙女的头发，轻轻点头赞许。江波顺缓，船舶平稳，只微微一晃一晃的，摇得人很舒服。这段日子在宥阳，明兰日日与品兰玩在一处，祖孙俩都没怎么好好说话，一上了船后，才又说上话。

“傻孩子，官场上哪个不聪明了？尤其是京城，水浑着呢，不过是有些人存了贪念，自以为聪明，想着趁机押一把注在皇位上，可宫闱之事何其诡

幻，还是你爹这般守拙些好。”盛老太太靠在一张铺着绒毯的卧榻上，闲适地与明兰说话，“适才你与品兰道别时，都说了些什么？翠微说你昨几个晚上一夜没睡好。”

明兰思量了下还是老实说了：“我叫品兰以后莫要对泰生表兄随意呼喝，多少文静稳重些，姑姑会不喜的。”

盛老太太瞥了眼明兰，悠悠道：“你多心了，纨儿最喜欢女孩子家爽利泼辣，怎会不喜？”

明兰叹气道：“做侄女，自然喜欢；若是做媳妇，就难说了。”世界上没有一个婆婆喜欢看见自己的儿子成老婆奴的。

盛老太太嗔了一句：“什么媳妇？你一个姑娘家，休得胡说。”

明兰抓紧机会，连忙道：“我与祖母什么不能说？又不会去外头说，品兰和泰生表哥是天生的一对，有眼睛的都瞧得出。”

盛老太太听了这句话，似乎有些兴味，慢慢坐了起来，盯着明兰微笑道：“真论起来，泰哥儿真是个好孩子，家里有钱财、铺子，又没有兄弟来争，宥阳地面儿上看上他的人家可不少。这几日，你姑姑着实疼你，好些压箱底的宝贝连品兰都舍不得给的，怕都落你口袋了吧。”

明兰看着祖母的眼睛，认真地一字一句道：“姑姑待我好，多半是托了祖母您的福气，孙女再傻也不至于这般自大，品兰和泰生表哥自小一道长大，那个……呃，青梅竹马。”

盛老太太微感意外，只见明兰双目澄净明亮，神情丝毫没有犹豫，老太太便笑道：“你也瞧出来了？倒也不笨。”

明兰很惭愧，若不是那天偷听了一耳朵，她这几日老和品兰吃吃喝喝，哪想得出来。

盛老太太半身正坐起来，明兰忙拿过一个迎枕塞到祖母背后，自己也很自觉地缩进祖母的褥子里。老太太搂着孙女小小的肩膀道：“这个把月在你大伯父家里，你瞧了不少，听了不少，也算见了别样世面，有什么了悟的吗？”

明兰枕着祖母软软的肚皮，躺得很舒服，懒懒道：“一开始有些想不明白，现在好像明白了。在家时就听说三房家的十分不济，不仅要大伯父家处处周济，还有些不知好歹，后来孙女亲见了后，也有些瞧不起三房的作为。可奇怪的是，大伯家好像总忍让着，不但时时贴补，还逢年过节请吃酒，开筵席，总也不忘了请他们出来。那时我就想了，明明大伯母也不怎么待见他们，为何

不远着些？”

盛老太太拍着明兰的小手，道：“现在明白了？”

“嗯。”明兰蹭着祖母的肚皮，很惬意，道，“待己以严，待人以宽，全宥阳都知道大伯父家的好，都晓得三房的不是，不论有个什么，人人都会以为是三房的错。”

盛老太太满意地点点头，拧了孙女的小脸一把，笑道：“你自小懒散，厌恶人际交往，我本担心你性子疏高了不好，如今见你也懂俗务了，我很是高兴。明丫头，记住了，三房再不济，可三老太爷还在，说起来是两代以内的亲戚，若真全然不管不问，只顾自己富贵却不接济，岂不被人说嘴是嫌贫爱富？商贾人家多有不义之名，你大伯父却是满县城夸上的，不过费些许银子，也不白供着三房的大鱼大肉，能博个美名，与子孙后代岂不更好？”

明兰知道老太太是在教她，认真地听了，插口道：“当日淑兰姐姐和离时，我和品兰都气得半死，孙家母子如此可恶，为何还要留一半陪嫁与他们。后来想想，若真把陪嫁都要过来，孙家人索性鱼死网破，定不肯和离，要写休书怎么办？这也是破财消灾的道理。”

盛老太太轻轻捋着明兰柔软的鬓发，缓缓道：“是呀，谁不气那家人！可没法子呀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和离谈何容易，总得有个说法，男人无德，婆婆无行，这可都拿不上台面来说呀。我那老嫂子手段了得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诱之以钱财，逼之以利害，这种事要的就是快刀斩乱麻，一日了断，然后即刻送淑兰出门，待闲言闲语散了，也就好了。”

明兰连连点头，忽然一骨碌爬起来，嘟着嘴道：“可孙家人如此可恶，直叫人牙痒痒，就这么算了不成？”

“小丫头好大的气性！”盛老太太笑吟吟道，“你大伯母也不是吃素的，不过短日头里且不能如何，明面上也不能现恶，还得与孙氏其他族人交好，只待日后吧。不过我瞧着孙氏母子都是糊涂贪婪的，兴许不用别人动手，他们也落不着好的去了。”

明兰兴头道：“品兰应承我了，那孙秀才一有故事立刻写信与我的，到时候我读给祖母听。”

盛老太太骂道：“淘气的小丫头，这般喜欢吵架生事，也是个厉害的！这回你可和品兰玩够了，我丝毫不曾拘着你，待回了家，你要收敛些了。”

明兰抱着祖母的胳膊诚恳保证：“祖母，您放心，这回见了世面，知

道了好些人情世故，待回去了，一定好好儿的，不让您操心。”

盛老太太爱怜地搂着小孙女，悠悠道：“有个可操心的人，日子倒也好打发。”

到了京津渡口，下船乘车，一路沿着官道直奔京城。刚到京城门口，便有盛家仆妇等着，换过府中车舆后，再往前行。

话说京城这种地方，百官云集，权贵满地，房产的价格不比姚依依那会儿的首都便宜，而且古代除了钱还要身份，尤其那些靠近皇城的黄金地段，职业不高尚的、来历不干净的，有钱都不让住。例如某高利贷主或肉联厂小老板，哪怕拿泰坦尼克号装钱来都不行。

盛家是商贾出身，本来没戏，不过几十年前，盛老太公趁祖坟冒青烟，儿子考上探花那会儿，挟着名望和银票买下泰安门外一处四五进的大宅，地段中等偏上，右靠读书人聚居的临清坊，左临半拉子权贵住宅区，又趁着儿子迎娶侯爷千金的机会，顺带买下宅邸后的一处园子，打通后连成一片。

盛纮的同年或同僚里面，不少是家境平常靠科举出仕的，便只能在京城外围或偏角的胡同置宅，而盛纮成了同级别官员中少数拥有花园住宅的官员之一。

明兰再一次感叹投胎很重要。

“当年老侯爷知道老太爷有这么一处宅子，觉着也不是没家底、没根基的贫寒人家，才勉强答应婚事的。”房妈妈对明兰咬耳朵。

明兰仰天长叹：男人要结婚，果然得有房子啊！

## 二

离家近两个月，明兰忽觉有些眼眶发热，这才发觉不知何时起，自己竟将这户人家当自己家人了。

盛纮颌下多出了三缕短须，呈短长短的分布态势，据说这是如今京城最流行的文官胡须式样。王氏为筹备长柏的婚事累出了一嘴的水疱，倦容脂粉也盖不住。

“老太太，您再不回来，媳妇儿可要跳河了，这里里外外一大摊子的！”王氏挽着盛老太太的胳膊，前所未有的地亲热。

这次海家老爷谋了个外放，为怕将来远方送嫁不容易，索性就赶在年前把婚事办了。王氏一边要安顿刚来京的全家老小，一边要备婚，忙得头昏脑涨。

身为两代帝师的海老太爷虽已致仕，但在清流中的威望犹在，这回海家嫁女，几乎半个北方士林的头面人物都要来，他们的家眷未必个个富贵，但个个都能转两句文。

“贵府真乃文雅之所，瞧这幅林安之的《抚琴图》，迁想妙得，以形写神，尽得顾痴绝之风。”某翰林夫人文绉绉地评论墙上的画。

“画是好画，就是这题字略显凝重，压住了飘逸之气，若能以探微先生笔法，方全了‘顾陆’之美。盛夫人，您说呢？”某学士夫人说完，然后两个一齐看向王氏。

王氏呵呵笑了几声，赶紧转换话题，拉扯开去。

谁能告诉她，她们刚才说的是啥？

连累王氏的罪魁长柏还是一副老样子，拉过明兰往自己身上比了比身高，面无表情道：“两寸差六分。”

——你卖布呢。

长枫这回秋闱又落榜了，却在京城交上了几个诗文朋友，最近刚博了一个“嘉松公子”的美名，大冷天摇着把扇子也不嫌碍瑟。

长栋变化最大，宛如刚抽出来的新芽，一口气长了许多。“六姐姐，你的东西我都看着呢，连箱子皮儿都没蹭着。”长栋连忙道。

“栋哥儿真能干，回头去我那儿取东西，我给香姨娘预留了。”明兰凑过去咬耳朵。

九岁的长栋小脸儿红扑扑的，似乎羞赧：“又让姐姐破费了，姨娘叫不用了，老太太都按份例送了的。”

明兰俯身轻声道：“是咱姑姑送来的好料子，你正长个儿，叫姨娘给你做两身鲜亮的，回头上学堂也体面，这是京里头呢。”

长栋心中感激，低着头轻声道谢。

明兰心里清楚，若单靠月例过日子，墨兰和长枫哪能穿戴得那么好？大家都知道，不过盛紘是个大老爷，从不注意罢了。

“六妹妹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再晚些，你那些箱笼可保不住要开喽。”如兰禀性难移，一开口就呛，把墨兰气住了。



明兰连忙搭过如兰的肩膀，笑嘻嘻地凑着说：“我有五姐在，便是丢了东西也知道在哪儿！这回呀，我给五姐留了好几瓶子桂花油呢！”

如兰眼睛一亮：“是苍乡的？”

“可不是？”明兰笑得眉毛弯弯，十分可爱，“苍乡桂花虽比不得西云山的好，可也是进贡用的，每年多少瓶都是有数的，姑姑好不容易从官坊里匀出来，我硬是要了些，一瓶不留都给姐姐抹头发！”

如兰也十分高兴，搂过明兰的腰，笑道：“那敢情好，我正用得上。好妹妹，亏你记着我。”她自小就头发枯黄稀疏，养了许多年也只略略好些，明兰送的东西正合她意。

墨兰撇撇嘴，冷冷道：“妹妹回了趟老家，可学了不少眉眼高低呀，这马屁拍的，瞧把五妹乐的！”

明兰也不生气，笑眯眯地转过身来：“是呀，四姐的马屁我可也没忘。喏，这是南边来的醇香墨，说是里头掺了上等香料，写出来的字都带着香气，极是风雅，我这个只识俩字的笨丫头就不糟蹋好东西了，给姐姐吧。”

墨兰接过一个小巧的螺钿黑漆木匣子，打开便是一股子清雅的墨香，再看那几条墨锭，色泽隐隐透着青紫，锭身光滑细润，没有一丝裂纹，显是上品，不由得暗自喜欢，脸上却淡淡的：“那便谢过妹妹了，回头我把见海家夫人时得的南珠分你一半。”

明兰也不客气，拍手笑道：“那可太好了！欸，五姐姐，你呢？”挑着大眼睛，伸着小手，一副讨要的模样。

如兰瞪了她一眼，骂道：“你个没出息的，少不了你的！给你留了一对儿老坑水色的玉环呢。”

明兰拉着两个姐姐，满足地叹了口气：“到底是有姐姐好，便是来得晚了，也有好东西得的，我可真有福气！”大约是明兰欢喜的情绪感染了她们，如兰和墨兰也都笑着摇头，气氛颇也和睦。

晚上盛纮回府，母子父女又是一番高兴，王氏索性开了大桌，一家人坐一块儿用晚饭。席上明兰给盛纮敬了杯酒，朗声道：“贺爹爹仕途顺遂，没有爹爹的辛劳，便没有女儿们这般享福，愿爹爹身体康泰，多福多寿！”

盛纮见明兰语气真诚，举止磊落，心里颇为感动，一口喝下杯中酒，连声夸道：“我家明儿可懂事了！”一众儿女见状，也都纷纷举杯，向盛纮祝